

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  
甲如公官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  
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  
駕公歛陽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  
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杜弢歸降復叛

晉書

杜弢字景文晉武帝時為符節令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  
李庠之亂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後為醴陵令時  
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在荆湘間弢在湘中賊眾共  
推弢為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攻破郡縣荊州刺史  
王澄復遣王機擊弢敗於巴陵弢遂縱兵肆暴偽降於山簡簡  
以為廣漢太守初刺史荀晞之走也州人推安成太守郭察領

州事因率眾討弢反為所敗察死之弢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  
害長沙太守崔敷官都太守杜鑿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  
南將軍王敦荊州刺史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  
故於是請降元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宣詔書大赦  
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弢巴東監軍弢受命後諸將殉功者攻  
擊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真領精卒三千為  
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  
大破之真步走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真遂降侃眾黨散潰  
弢乃逃遁不知所往

張昌造妖為逆

晉書

晉張昌少為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言應當富貴好論  
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

得幢麾詐言臺遣其募人討流會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士弭曰  
壬午兵自天下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此調發  
人咸不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催速所  
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驅逐不遠屯聚  
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多晉惠帝太安中據有江夏  
即其府庫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山都縣吏丘沈遇於江夏昌  
名之為聖人盛車服出迎之立為天子置百官沈易姓名為劉  
尼稱漢後以昌為相國領兵於石巖中作宮殿又於巖上織竹  
為鳥形衣以五綵聚肉於其旁衆鳥群集詐云鳳凰降又言珠  
袍玉璽鐵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書建元神鳳

王如作亂晉書

王如初為州武吏晉懷帝永嘉四年遇亂流移至宛時諸流人

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  
郎將杜弼各遣兵送之而弼期令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  
襲二軍破之杜弼悉衆擊如戰于涅陽弼軍大敗山簡不能禦  
移屯夏口又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寔馮翊嚴疑長安侯脫等各  
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  
將軍領司雍二州牧

周颺合衆起兵晉書

周颺字彥和晉元帝太康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  
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颺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  
徐馥馥家有部曲颺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合衆豪俠樂亂者  
翕然附之以討王導乃協為名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  
應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奉札為主時札以疾歸家

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侃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侃為札所貴，矢志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

孫恩赴海晉書

孫恩字靈秀，孫秀之族叔父。秦以妖術見誅，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鉞、吳、郡、陸、壞、吳、興、丘、疋、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據會稽。自號東征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己，有不同者，殺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

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聞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剽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悉籠盛嬰兒，沒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祖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在齊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祭麗，盈日牢之等遺於收斂。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為會稽太守，徐州文武戍海浦。安帝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殷子之恩復還于

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  
備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恩復還于海轉寇  
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眾要擊未達而恩已至  
劉裕乃總兵緣海拒之及戰恩眾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眾欲  
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州不敢進而退北寇廣  
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與劉劭宣并軍躡之於郁州累戰恩  
復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沿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  
扈瀆恩遂遠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  
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况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  
者百數餘眾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  
曰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  
而恩攻沒謝琰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焚百姓數萬人

盧循敗滅首書

唐子先司空從事中郎諶之曾孫也娶孫恩妹及恩作亂  
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眾  
推循為主晉安帝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  
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  
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  
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  
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  
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為腹心之疾劉公未有  
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率眾至豫  
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  
失既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眾

直指潯陽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遂舉眾寇南康  
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眾拒之  
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為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  
并力攻京都若尅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  
艫千計敗衛將軍劉敖於桑落洲迨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  
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  
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為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  
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  
裕懼其侵軼乃柵石頭斷相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為暴  
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  
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并力取荊州  
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

羣率追討自統大眾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遁還豫章乃悉  
力柵斷左里裕命眾攻柵循眾雖死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  
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慶從海道  
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克  
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譎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  
鳩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  
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鳩  
諸辭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及其父嘏同黨盡獲  
傳首京都

黃巢聚眾唐書

唐僖宗時黃巢世鬻鹽富于紫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辯給喜  
養亡命王仙芝亂尚君長崇存畢師鐸曹師雄柳彥璋劉漢宏

李重霸等十餘輩所在肆掠而巢喜亂即與羣從八人募眾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眾遂數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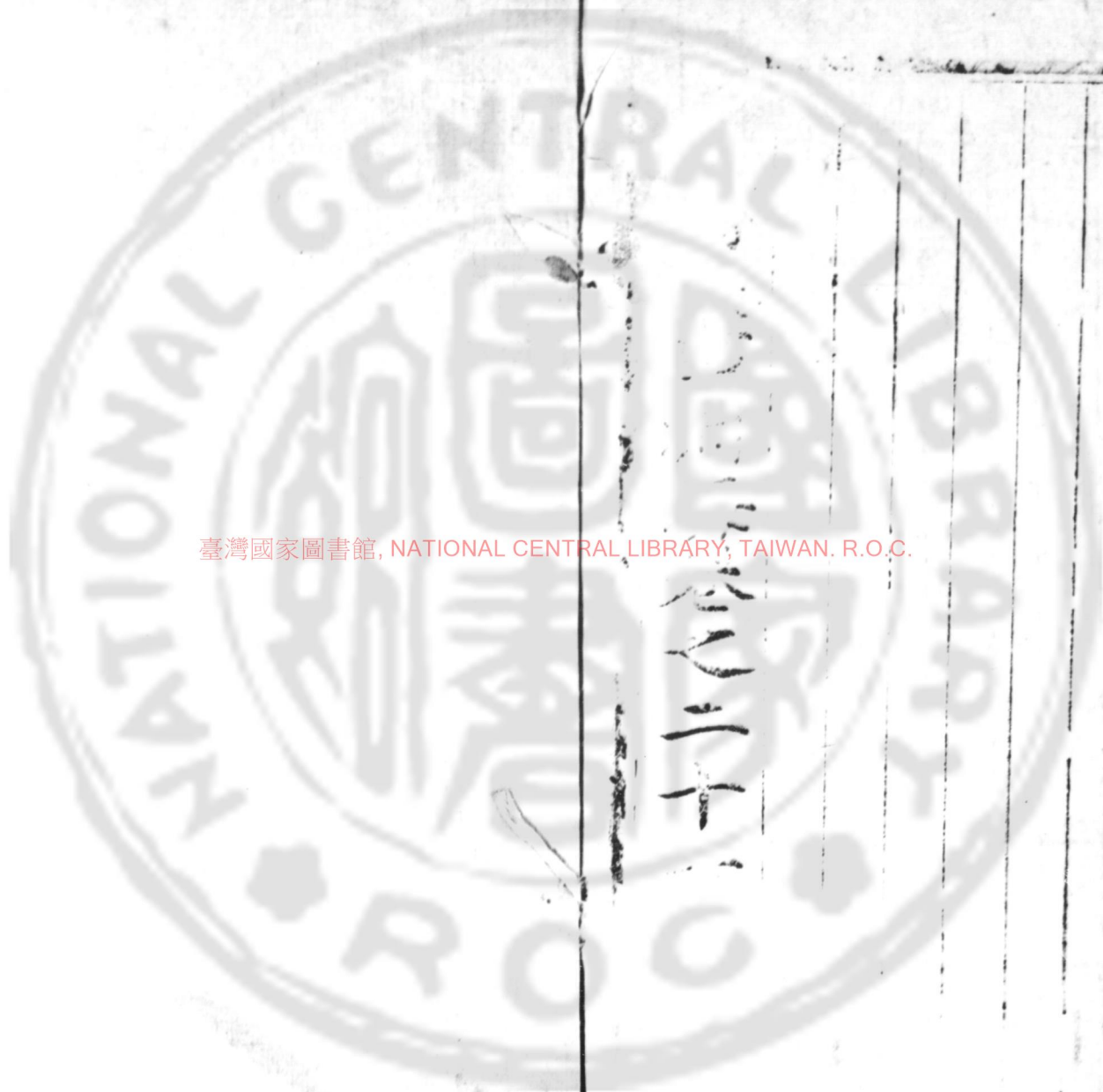
楊行密為亂五代史

楊行密字化源為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唐僖宗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為盜見獲刺史鄭榮奇其狀貌釋縛縱之後入募為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為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必公頭爾即斬其首攜之而出因起兵為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事

溫韜發陵五代史

溫韜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鎮將冒姓李名韜梁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松州義勝軍為靜

勝軍其地為華原其姓溫其名曰昭圖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古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同韜從堦道下見官室制度闕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六十七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七

外戚門

忠良

盡心於國而良善者

鼎壽為外戚冠冕金史

蒲察鼎壽本名和尚欽懷皇后父也賦性沉厚有明鑒尚熙宗女鄭國公主世宗大定二年加駙馬都尉職如故蠡州刺史濟州防禦使有惠政兩州百姓刻石紀之遷泰寧軍節度使東平府橫海軍入為右宣徽使改左宣徽授中都路昏得澤安曷速木單世襲謀克改河間尹號今必行豪右屏迹有宗室



居河間侵削居民鼎壽奏徙其族于平州郡內大治卒官上聞之深加悼惜喪至香山皇太子往奠百官致祭明昌三年以皇后父贈太尉越國公鼎壽既世連姻戚女為皇后長子辭不失凡三尚定國景國道國公主其寵遇如此未嘗以富貴驕人當時以為外戚之冠云

忠義克終金史

僕散忠義金太祖宣獻皇后之姪也世宗時為丞相動由禮義謙以接下敬儒士與人極和易侃侃如也善御將士能得其死力及為宰輔知無不言自漢唐以來外家多緣恩戚以致富貴又多不克其終未有兼任將相功名始終如忠義者

忠謹

忠良謹慎者

陰識慎言見重後漢

陰識字次伯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光武建武元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託屬掖廷以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為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李繼隆謙謹宋史

李繼隆在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委以機要真宗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優游近藩恩禮甚篤然多智用能謙謹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又嘗命諸王詣第候謁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

爐烹飲焉

**忠能** 忠於國而能事者

李端懿發倉賑飢教戰宋史

李端懿字元伯七歲授如京副使侍真宗東宮尤所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如家人七遷齊州防禦使杜衍為樞密擇外戚子弟試外官廼以端懿知冀州為政循法度民愛其不擾徙華州觀察使以母喪服除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是歲京東水民多飢大發倉廩以賑之置弓手馬教以戰鬪遂如精兵治汶陽隄百餘里以却水患民便之

張堯佐平刑簡訟宋史

張堯佐字希元溫成皇后世父也仁宗時舉進士歷憲州鈞州

推官吉州有道士與商人夜飲商人暴死道士懼而遁為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寃改大理寺丞知汜水縣遷殿中丞知犀浦縣犀浦地狹民繁多由訟堯佐正其疆界條眾敵以曉之訟遂簡

**忠厚** 存心寬厚利於人者

竇嬰散金得士前漢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漢孝景帝三年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所賜金陳彭越下軍吏過輒令裁取為用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

吳湊奏元載黨人減死唐書

吳湊章敬皇后弟也代宗時宰相元載當國久懷狀日肆帝陰欲誅未發也顧左右無可與計即召吳湊圖之俄而收載賜死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信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從從不應死一用極刑虧德傷仁縉等山是得減死

李石不念舊惡金史

李石睿宗貞懿皇后之弟也少貧后周之不受曰國家方急用人正宜自勉何患乎貧后感泣曰汝尚能此吾復何憂其未貴人有慢之者及為相其人以事見石惶恐石曰吾豈念舊惡者待之彌厚能為長者言如是

向經賑救多所濟活宋史

向經字審禮以蔭至虞部員外郎神宗為賴王選經女為妃改莊宅使帝即位妃為皇后進光州團練使以濰州防禦使知陳

州中閹因活重辟三人西華令掠人至死誣以疾吏畏令莫敢言經得其情卒窮治如法歲大雪輒弛公私儻錢以寬民有司持不可經曰上使我守陳民窮蓋我責我自為此不爾累也方鎮別賜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經獨斥歸有司唯以供享勞賓客軍師之用知河陽會旱蝗民之食經度官廩歲用無餘乃先以圭田租入振救之富人爭出粟多所濟活

同卿善遠權勢宋史

韓同卿宋寧宗皇后父也初知秦州累遷慶遠軍節度使加太尉季父韓侂胄自以有定策功聲勢薰灼同卿每懼滿盈不敢干政時天下皆知侂胄為后族不知同卿乃后父也慶元五年卒侂胄竟敗人始服其善遠權勢

明哲

明良保身者

攸緒素遁唐書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為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鐙南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瘳枯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省腫有紫光書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齋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

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伏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歎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袒城東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縣逼遣士為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行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恭謹

恭敬而謹恪者

蕭思話令望南史

蕭思話孝懿皇后弟之子也外戚令望早見任待宋文帝時歷  
十二州杖節監督者九馬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  
愛才好士人多歸之

曹彬執禮益恭宋史

曹彬字國華其從母張氏為周太祖貴妃周祖受禪召彬歸京  
師隸世宗帳下從鎮澶淵補供奉官擢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  
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執禮益恭公府讌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  
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  
言率也

郭崇仁不仕外任宋史

郭崇仁字永年守文之子章穆皇后弟也太宗淳化四年補左  
班寮直遷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契丹入寇密詔諭河北諸

將還奏稱旨累遷崇儀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章穆崩特除莊  
宅使康州刺史崇仁雖外戚朝廷未嘗過推恩澤其為解州團  
練使十年不遷嘗除知相衛二州皆辭不行蓋性慎靜不樂外  
官也

曹侂見稱純臣宋史

曹侂字公伯并王彬之孫慈聖光憲皇后弟也累遷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加無侍中封濟陽郡王神宗每咨訪以政然退朝終  
日語不及公事帝謂大臣曰曹王雖用近親貴而端拱寡過善  
自保真純臣也

謙退

能遜讓而退避者

長君兄弟不驕前漢

竇長君弟廣國文帝竇后兄弟也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自沐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廼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王鳳以天變辭避前漢

王鳳孝元皇后之弟也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馮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彗星天地赤黃之異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廼引過自

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  
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  
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

陰興知分辭封後漢

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  
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  
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第宅苟完裁蔽風雨帝後召興欲  
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  
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為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  
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  
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郭元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  
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聘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

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  
求位帝欲以興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  
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鄧騭讓還爵上後漢

鄧騭字昭伯和熹皇后之兄也和帝時遷虎賁中郎將和帝崩  
殤帝立尊后為皇太后殤帝崩太后與騭等定策立安帝永初  
元年封騭上蔡侯騭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污穢無分可採過以  
外戚遭值明時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並統列位光昭  
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  
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開日月之明運獨斷  
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  
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

觀前世傾覆之誠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遠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勅厲冀以端慤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

裴頴辭重任晉書

裴頴惠帝賈后從母之子也帝以為光祿大夫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頴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

王蘊退讓晉書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之父也初為吳興太守後遷光祿大

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于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陽尹即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

武平一請抑損外家唐書

武平一名凱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武后特異徇不敢與事隱嵩山脩浮圖法屢詔不應唐中宗復位平一居母喪迫召為起居舍人平終制不見聽景龍二年兼



脩文館直學士時天子暗柔不君韋后烝亂外戚盛平一即自請抑母黨上言去歲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聞災不妄生上見下應信如影響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侯朱輪華較過許史梁鄧遠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囊珠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再來榮難久籍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故臣家以宗子竊祿疏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併陽河洛汎溢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寶氏專縱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唯類願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

曹琮辭職宋史

曹琮字寶章曹彬之子也仁宗時琮為東上閣門使榮州刺史仁宗冊琮兄女為后禮皆琮主辦除衛州團練使琮因奏曰陛下方以至公屬天下臣既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託願致于理時論稱之

劉從廣待罪宋史

劉從廣字景元侍仁宗左右太后愛之如家人子太后崩真拜崇州團練使娶荆王元儼女為滁州防禦使時年十七趙元昊反從廣自言待罪行間不能扞患疆場坐耗縣官願上所給公使錢帝嘉納之

夏執中辭寵宋史

夏執中孝宗后之弟也以外戚故補承信郎累遷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執中初與其微時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

貴族欲以嬖后執中弗為動他日后親為言執中誦宋弘語以對后不能奪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高宗行慶壽禮近戚爭獻珍玩執中獨大書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以獻高宗喜錫賚甚渥嘗為館伴副使連射皆命中金人駭服孝宗聞其才將召用之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寬恕

寬洪而恕人者

代勤令拔虎箭北史

余朱代勤魏太武敬哀皇后舅也既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我將軍苗固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意

志節

有志而守節操者

庾袞居難有禮晉書

庾袞字叔襲明穆皇后伯父也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黎羹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袞每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摭尚多袞乃引其群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摭也不曲行不旁撻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

庾袞不屈晉書

庾袞字叔襲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勤儉篤學晉惠帝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為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鉞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遂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

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

孝穆實臣見稱遼史

蕭孝穆淳欽皇后弟廉謹有禮法遼聖宗統和二十八年累遷西北路招討使以爲北院樞密使孝穆雖椒房親位高益畏太后有賜輒辭不受妻子無驕色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拔皆忠直士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滯矣自蕭合卓以吏才進其後轉劾不知大體歎曰不能移風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時稱爲國寶臣

節儉

搏節用度者

臧熹分祿南史

宋武帝受命臧熹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飧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

正言

以正理而言者

郭釗言穆宗當視膳唐書

郭釗代宗朝以外孫爲奉禮郎累官至司農卿憲宗寢疾宦豎或妄議廢立者釗宗問計於釗答曰殿下爲太子當旦夕視膳小意乎時稱得元舅體

直言

以抗直言事者

竇嬰忤太后前漢

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也景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驪妾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

能幹 有才能幹濟者

張弘策佐梁武得國南史

張弘策字真簡梁文獻皇后從父弟也齊明帝崩時梁武帝長兄懿罷益州還為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帝使弘策到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甚於此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教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宮本無令譽媒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肯

虛坐主諾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為趙倫形迹已露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軸江柘劉暄而已柘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踉蹌可待蕭坦曾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君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圖身計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為國翦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未之許及懿遇禍武帝將起兵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曰乃發兵以弘策為輔國將軍主領萬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頌軍夏口帝以為宜乘勝長驅直指建鄴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又同即日上道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為圖皆在目中城平帝

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往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勅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及梁武帝即位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進忠奉上知無不為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

鄭興裔見稱不欺宋史

鄭興裔字光錫初名興宗顯肅皇后外家三世孫也興裔早孤叔父藻以子字之分以餘貲興裔不受請立義莊贍宗族及藻沒遂解官致追報之義孝宗乾道初知閭門事兼幹辦白城司又兼樞密副都承旨軍婦楊殺鄰舍兒取其臂釧而棄其屍獄成刑部以無證左出之命興裔覆治得實帝喜賜居第丁母憂服闋起知廬州移知揚州揚與廬為隣初興裔在廬嘗卻鄰道互送禮至是按郡籍見前所卻者有出無歸遂奏嚴其禁揭者

古比糧之例糶他境興裔搜括滲漏以補之食遂足民舊皆茅舍易焚興裔貸之錢命易以瓦自是火患乃息又奏免其償民甚德之修學宮立義塚定部轄民兵外差法郡以大治楚州議改築城有謂韓世忠遺基不可易者命興裔往視既至闕地丈餘增築之帝閱奏喜曰興裔不吾欺也

嚴毅

嚴切剛毅者

弘度杖奴北史

隋文帝開皇初崔弘度為行軍總管拒突厥於原州還拜華州刺史納妹為秦孝王妃復以其弟弘昇女為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誠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鼈美

乎人懼之皆曰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宴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為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灸三斗艾不逢屈突蓋

知人

知人善惡者

廷璋勸姊宋史

楊廷璋字溫玉家世素微賤有姊寡居京師周祖郭威微時欲聘之姊不從令媒氏傳言恐逼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見威歸謂姊曰此人姿貌異常不可拒姊乃從之威從漢祖鎮太原廷璋屢省其姊威愛其純謹姊卒留廷璋給事左右及出討三叛入平國難廷璋數獻奇計即位追冊廷璋姊為淑妃廷璋為右飛

知命

知命

知其命運之終聽自然者

吳湊病不飲藥唐書

吳湊章敬皇后母弟也唐德宗時為兵部尚書及屬病門不內醫巫不嘗藥家人泣請對曰吾以庸謹起田畝位三品顯仕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自古外戚令終者可數吾得以天年歸侍先人地下足矣帝知之詔侍醫敷進湯劑不獲已一飲之卒

蕭柳言志而終遼史

蕭柳字徒門溥欽皇后弟也聖宗時叔父恒德薦其才入侍衛南伐宋為四軍兵馬都指揮使後致仕臨終謂人曰吾少有錢君志不能直遂故以諧進冀萬有一補俳優名何避頃之被寢

衣而坐呼曰吾去矣言訖而逝

### 姿相

人有姿容清美者

杜乂形清晉書

杜乂字弘理晉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尚書左丞錫之子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一見而目之曰膏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

### 惡相

狀貌醜惡者

王莽鴟目虎吻前漢

王莽漢平帝之后父也為人侈口蹙頰露眼赤精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羗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

行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鬻雲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也

### 度量

大度量不以死生為意者

庾亮安眾晉書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晉明帝時假節都督諸軍事與蘇峻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眾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舵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眾心乃安

景文賜死不懼事文類聚

宋明帝臨崩慮王景文以后族必擅朝權有異圖詔賜之死敕

至景文方與客圍碁叩函觀之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爭劫竟局斂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飲藥而卒

濟人

以財濟人者

竇武施財後漢

竇武字游平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漢桓帝時長女選入掖庭立為皇后武封槐里侯五千戶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餘民飢武行兩宮賞賜悉散與大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以施貧民

遠慮

思慮深遠者

楊濟慮兄專權有禍晉書

楊濟字文通晉武帝時歷位鎮南征北將軍兄楊駿為太子太傅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甥李斌數諫止之及亮薨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微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乃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微還共石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為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為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疎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馬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



斛律寵極慮危北史

斛律金乃朔州敕勒部人也神武時甚有功封石城郡公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除太師孝昭踐祚納其孫女為皇太子妃武成即位又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長子光授大將軍次子羨反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這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為憂

技藝

精於藝者

曹平破的宋史

曹平字公正仁宗光獻皇后從弟偕之子也以父任累官至溫州防禦使哲宗元祐中提舉萬壽觀弓外樞密院白為真定路鈐轄善射左右手如一夜或滅燭能中伴契丹使者射嘗雙破的客驚為悚

揚石三發三中宋史

揚石字介之寧宗仁烈皇后兄次山之子也慶元中補承信郎嘉泰四年充賀正旦接伴使時金使頗驕倨自矜其善射石從容起挽弦三發三中的金使氣沮

貴寵

身既貴重家異寵者

衛青因姊為后得尚公主史記

衛青字仲卿漢武帝立青姊衛子夫為皇后以青為大將軍封

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千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王鳳柄用朝政前漢

王鳳孝元皇后之弟也元帝崩孝成帝立以鳳為大將軍大司馬領尚書事王氏子弟皆做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譙讓無所顧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

子歆通達有奇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其見憚如此

鄧騭以后兄位特進故得就國後漢

鄧騭字昭伯和帝和熹皇后之兄也安帝時為車騎將軍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騭為上蔡侯位特進帝少稱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帝與中黃門李閎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騭弟悝弘閎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等皆為庶人騭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

入隲等貲財田宅又徙封隲為羅侯隲與子鳳並不食而死

賈謐爭奕晉書

賈謐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奕棋爭道成都王穎在位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

李評恃寵宋史

李評字持正由東頭供奉官入遷皇城使哲宗時以父告老授西上閣門使為樞密都承旨出使陝西河東還言鄜延之人皆謂城囉兀非便乞速毀撤解一路之患師出安南調兵及河東又言王師南征而取卒於西北使蠻聞之得以窺我所論事頗多或見施行然天資刻薄招權不忌多布耳目采聽外事自效以為忠僥倖進用中外互目以榮州刺史出知潁川還幹當三

此院副執續報聘契丹且分畫河東地界凡二年乃決賜袍帶金帛以賞勞進成州團練使知蔡州

**恩宥**

有罪而蒙赦宥者

羊聃倚太妃得免晉書

羊聃字彭祖元帝時為廬陵太守縱暴殺人下獄琅琊山太妃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成疾陛下固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成帝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徃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

稱譽

有善而見稱美於人者

褚裒皮裏陽秋晉書

褚裒字季野晉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晉康帝朝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

要譽

要求名譽者

王莽匿情求名前漢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詳兄弟子乘時侈靡以

與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以貧困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兒子行甚教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拮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封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賑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贖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頌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慶之不慙惡莽兄永為諸曹蚤死有子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甚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

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為九卿先進在莽右莽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稱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立董宏上書宜尊哀帝祖母傳太后母丁姬莽劾止後傳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抑貶尊號請免為庶人上弗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令自殺在國三歲吏上書寃訟莽者以百數因日食賢良周護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

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曰見君面有瘕美玉可滅瘕欲獻其瑑耳即解其瑑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聊遂推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

### 謀議

有謀畫議論者

羊祜議伐吳晉書

羊祜字叔子景帝景獻皇后弟晉武帝時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命扶疾乘輦入見不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

計帝以其病不宜常人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政虐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若舍之而孫皓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越也將為後患矣華深贊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

張弘策有匡濟之心南史

張弘策字真簡梁文獻皇后從父弟也魏軍攻新野齊明帝密詔武帝代曹武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曰夜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為錄事參軍帶襄陽令帝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為儲備謀猷所及唯弘

策而已

李石止塹金史

李石字子堅貞懿皇后弟金世宗大定年間進拜太尉尚書令先是北鄙歲警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禦之李石與丞相紇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古築長城備北徒耗民力無益於事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塹已平矣不可疲中國有用之力為此無益議遂寢

矜誇

以家世誇於人者

竇威叙世為外戚唐書

竇威字文蔚博學隋末大亂禮典湮缺威多識朝廷故事乃裁

定制度唐高祖語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嘗引入卧内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為天子而公為内史令事固有不等耶威謝曰臣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夸我耶

### 避難

逃避患難者

李曉遇閻信以免 北史

余朱榮之立魏孝莊李曉兄弟四人與百寮俱將迎焉其夜曉衣冠為鼠噬不成行而免其上三兄皆遇害曉乃携諸猶子微服潛行避難東郡行至成皋為滎陽令天水閻信所疑辟易左右謂曉曰君之貌豈是常倫古人相知未必在早必有急難

須志心以告天下豈獨北海孫賓碩乎曉以能有長者之言乃具告情實信乃厚相資給以免

### 傲慢

驕傲而侮慢人者

蔡搏不答南史

蔡搏字景節梁武帝時遷吏部尚書嘗設大臣筵搏在坐帝頻呼姓名搏竟不答食餅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搏始放筋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疑屬善自居適女為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間遣之及其引進但暄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

貪財 貪圖財利者

崇融負絹顛仆北史

李崇字繼長魏文成元皇后兄李誕子也襲爵陳留公崇性好財賄販肆聚斂魏孝明帝時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眾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斜也貪財納嫂金史

徒單恭本名斜也女為海陵后由是拜平章政事恣取部人財物兄定哥尚太祖長女兀魯定哥死無子以季弟之子查刺為

後斜也謀取其兄家財強納兀魯為室而不相能兀魯嘗怨置斜也斜也妾忽撻與兀魯不叶乃譖兀魯於海陵后徒單氏曰兀魯怨上殺其兄宗敏有怨望語會韓王身改廣寧尹諸公主宗婦往賀其母兀魯以言慰身母忽撻亦以怨望指斥誣兀魯海陵使蕭裕鞠之忽撻得幸于徒單后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兀魯斜也因而盡奪查刺家財

黨比 朋黨阿附者

胡長仁預政致佞北史

胡長仁字孝隆齊武成帝后兄也以內戚歷位左僕射尚書令參預朝政左丞嚮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托長仁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令史欲咨省務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



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閑而往停斷公事時人號為三  
伎

### 構隙

構成怨隙者

田蚡毀灌夫受報前漢

田蚡景帝王后母弟武帝舅也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召列  
侯宗室皆往賀時灌夫為燕相坐法免官居長安魏其侯實嬰  
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  
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  
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  
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  
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踐

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劾女曹兒咕囁耳語蚡謂  
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  
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嬰去  
戲夫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留夫夫不得出  
籍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乃戲騎縛夫置傳  
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其  
前事道更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為資使賓  
客請莫能解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言  
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  
廷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  
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  
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辦之嬰東朝盛推夫善

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  
逆不道嬰度無可柰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  
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  
灌夫曰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叩視天俛  
畫地辟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  
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  
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  
士非有大惡爭格酒不足引它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  
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轅轅宗室侵犯骨肉  
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  
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  
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地

市牛酒夜洒掃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  
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乃駕自往迎  
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  
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  
吾醉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  
舞屬蚡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  
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老僕將軍  
雖貴寧可以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乃慢  
好謝蚡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  
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  
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蚡言灌  
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

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

### 驕奢

驕侈奢用者

羊琇獸炭温酒晉書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武帝時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温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

承祐恣侈宋史

孫承祐吳越國王錢俶納其姊為妃因擢處要職累遷知靜海節度事承祐在浙右日馮藉親寵恣為奢侈每一飲宴凡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方下筋所居室中藝龍腦日不下數兩

後歸宋從太宗車駕北征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至幽州南村落間日已旰西京留守石守信與其子駙馬都尉休言及近臣十數人尚未朝食適遇承祐即延所止幕舍中贈魚具食窮極水陸人皆異之

### 驕橫

驕肆而橫惡者

田蚡恃權勢前漢

田蚡武帝時為丞相景帝王皇后母弟也為人貌侵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召客飲坐

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  
滋譎治宅甲諸弟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  
四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  
數

淳于長不法前漢

淳于長字子孺王太后姊子也為黃門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  
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侍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託太后及  
漢成帝帝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  
之越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  
往求通語東官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以建策止燃昌陵  
賜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  
牧守賂遺賞賜亦索鉅萬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

后廢居長定宮而長與后姊嬖私通受許后賂遺詐許為白上  
主以為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獄中妻子徙合浦

竇憲恃勢奪公主園田後漢

竇憲字伯度融孫也父勲被誅憲少孤肅宗建初二年以憲女  
弟立為皇后拜憲為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  
郎兄弟親幸並侍官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  
家莫不畏憚憲恃官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  
畏逼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  
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  
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弃憲  
如狐雛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得解使以田  
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竇憲立功贖罪後漢

竇憲字伯度女弟為章帝后拜憲侍中虎賁中郎將賞賜累積寵貴日盛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以為太傅令伯官總己以聽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堂考劾父勲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齊陽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暢素行邪辟與步兵校尉鄧豐親屬數往來京師因豐毋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建與青州

刺史糾考副等後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發兵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班師而還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

梁冀恣惡奢僭後漢

梁冀順帝時為大將軍冀帝后兄也用妻孫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贖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十萬奮以三千萬與

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  
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其  
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人齎  
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  
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歐繫  
吏卒所在怨毒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彈極土木互  
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與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牕  
牖皆有綺踈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週通更相臨望飛梁石  
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歲室遠致汗血名馬又  
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  
奇禽馴獸飛走其間異書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  
內多從倡妓鳴鐘吹管踏歌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

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累千金又多柘林苑禁同王家遠  
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  
里發屬縣卒徒繕脩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  
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  
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  
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  
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

柴守禮驕橫自恣五代史

柴守禮字克讓周太祖時以后族拜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初周太祖聖穆柴皇后無子養守禮之子榮以為子是為世  
宗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  
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

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  
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  
往來惟意所為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

王繼勳恣惡殺人宋史

王繼勳孝明皇后同母弟也生時其母見一人赤髮狀貌怪異  
入室中遂生繼勳及長美風儀性兇率無賴以后故為內殿供  
奉官繼勳所為多不法會新募兵千餘隸雄武將遣出征多無  
妻室太祖謂繼勳曰此必有願為婚者不須備聘財但酒炙可  
也繼勳不能諭上自縱令掠人子女京城為之紛擾上聞大驚  
遣捕斬百餘人人情始定時后已崩上追念后故不之罪也自  
以失職常快決專以鬻割奴婢為樂開寶三年命分司西京繼  
勳殘暴愈甚殫市民家子女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食之洛民

苦之而不敢告太宗在藩邸頗聞其事及即位人有訴者命戶  
部員外郎知雜事雷德驤乘傳往鞠之繼勳具伏自開寶六年  
四月至太平興國二年二月手所殺婢百餘人乃斬繼勳洛陽  
市及為殭市子女者女僧八人男子三人長壽寺僧廣惠常與  
繼勳同食人肉令折其脛而斬之洛民稱快其後家寓西洛穎  
陽孫惟德不肖不能自立丐食以給

奢淫

奢侈淫穢者

武三思寵幸驕奢唐書

武三思當武后時累進夏官春官尚書監脩國史爵為王契丹陷  
營州以榆關道安撫大使屯邊還同鳳閣鸞臺三品踰月去位  
又檢校內史罷為太子少保遷賓客仍監國史三思性傾諛善

迎諧主意鈞探隱微故后頗信任數幸其第賞予尤渥薛二張方丞蠱三思痛屈節為懷義御馬倡言昌宗為王子晉後身引公卿歌咏淫汙醜然如人而不恥也后春秋高厭居宮中三思欲因此市權誘脅群不肖即建營三陽宮於嵩山興泰宮於萬壽山請太后歲臨幸已與二張扈侍馳騁竊威福自私云工役鉅萬萬百姓愁歎崇訓之尚主也三思方輔政中宗居東宮欲寵耀其下乃令具親迎禮宰相李嶠蘇味道等及沈佺期宋之問諸有名士造作文辭慢泄相矜無復禮法中宗復位擢崇訓駙馬都尉太常卿兼左衛將軍三思進位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戶五百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會降封裁減實戶歲以天... 崇訓錫國公初桓彥範等已誅二張薛... 崇訓錫國公初桓彥範等已誅二張薛... 崇訓錫國公初桓彥範等已誅二張薛...

國政數日而彥範等皆失柄所斥去者悉還詔羣臣得... 太后法

楊釗貴號雄狐 唐書

楊釗字國忠楊貴妃從兄也玄宗時貴顯最久而號國又與釗亂每入謁並驅道中從監侍姆百餘騎炬密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幃障時人謂為雄狐

國忠宣淫不止 唐書

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飲博數白貸于人無行檢不為姻族齒年三十從蜀軍以屯優當遷節度使張宥惡其人宮屈之然卒以優為新都尉罷去益困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哀其貧至成都擄蒲一日費輒盡乃亡去久之調



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劔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為輿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貌頽峻口辯給兼瓊喜表為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郾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即大喜至京師見群女弟致贈遺於時虢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

### 召禍 所為不善致禍害者

公孫賀救子被殺前漢

公孫賀字子叔武帝時拜為丞相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

何進字遂高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

何進無謀被殺後漢

何進字遂高何太后從兄也太后臨朝輔政錄尚書事欲謀誅宦官進意狐疑素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搆已成形勢已露盡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以前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徙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

崇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凶凶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甥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歿入省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憤

射中其頰殺之爭噉其肉且盡梟首以徇  
時吐蕃使亦穢矣御史大夫魏方進責衆曰何故殺宰相  
又殺之四子暄眇暉暄位太常卿戶部侍郎聞亂下馬蹶擊衆射之身貫百矢乃殫眇尚萬春公主位鴻臚卿陷賊見殺曉奔漢中為漢中王瑀榜死晞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為追兵所斬柔故蜀倡也併坎而瘞其黨翰林學士張漸竇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氏爭其賞富埒國忠昱戀賞產竊入都為亂兵所殺餘坐誅國忠本名釗以圖讖有卯金刀當位御史中丞時帝為改今名

女奴權 姦惡持權柄者

梁冀專權自恣後漢

梁冀為大將軍漢桓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會公卿議禮於是有人奏冀禮儀比蕭何增封比鄧禹貢賜比霍光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不悅專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宮衛近侍並所親樹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它事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詣闕上書陳冀之狀書得奏冀聞而密遣人掩捕著著乃變姓名後託病偽死冀廉知其詐陰求得笞赦之隱問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蔽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特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論與著友善先是絜等奏記為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為著黨救中都官移絜捕著絜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

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輒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冀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白帝轉官又諷人薦其子胤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年十六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取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它事陷之皆髡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

竇憲寵遇致殺後漢

竇憲字伯度章帝建初二年拜為郎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和帝即位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累遷大將軍大行封爵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高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

射邨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弟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實景為執金吾實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為尤甚奴客緹騎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教曰緹騎也依倚形執侵陵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封鄧疊為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眾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為亂忍而未發會憲及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文捕舉至璜舉皆

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本郡

庾亮專殺晉書

庾亮明帝后兄也晉成帝即位聰敏有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得知及蘇峻平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犬犬斃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

巨源專擅除官唐書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韋后近族也武后時累遷夏官侍郎同鳳

問鸞臺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中宗神龍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

賈似道專權喪師 宋史

賈似道字師憲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累遷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盛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為無有槐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密序之其見憚已如此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以似道軍漢陽援

鄂即軍中拜右丞相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甫彞理宗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為詔起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閣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彞矣發其塚取之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